

北京的春天是短暂的。似乎一过清明，夏天倏地就在眼前了。算来我到M医院治疗有一年多了，渐渐地和所有的医护人员都建立了一定的感情。至于那些同病相怜的病友，其感情就更不用多说了。

## 春天的黄昏

红孩

现在的大医院，都有从各地前来进修的大夫。M医院也不例外，我在医院治疗的一年中，就曾见过五六位实习大夫。去年十月，M医院来了一位福建的实习大夫。开始，我们并没有过多的交流。一天，我带来十几张由我编的话剧剧本，我问几个护士、大夫谁有时间看，剧场就在医院附近。原本，我想带十几张票就可以了。哪想，刚一张罗，那票马上就被几个护士抢光了。这时，几个病友也提出要来看。我说，如果大家非要来看，明天后天晚上我去剧场门口，到时找工作人员带你们进去。

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。转过天来，傍晚七点多一点，我就来到剧场门口。看着许多熟悉和陌生的面孔鱼贯而入，作为编剧，我非常地惊喜。有几个年轻的

朋友还专门买来鲜花向我祝贺。大约快到七点半，也就是话剧即将开演时，我看到剧场门口还站着几十人，他们的表情十分焦急。那一刻，我很想找到剧场的经理，希望他能大发慈悲，能让那些人都进去。我甚至想，实在不行，我出钱买些票送他们吧。

就在我陪最后一个朋友要进入检票口时，这时我看到在门口花篮的旁边站立着一位穿着黑裙的女孩，她小声地叫了一声：红老师！我一怔，在昏黄的灯光下，定睛一看，原来是到M医院，具体说是我所在的病房实习的那个来自福建的大夫玲玲。我问：你怎么来了？玲玲说，我也想看你编的话剧。我说，好呀，那赶紧进去吧。玲玲见我如此，有点犹豫，说，我没有票。我问她，昨天在病房你怎么不鱼贯而入，作为编剧，我非常地惊喜。有几个年轻的

在我的书橱里，摆放着这样一本书——《中国名家经典童话（林颂英专集）》。

这是童话作家林颂英2005年寄赠我的一本签名书，书中收录了他的108篇童话。每当我翻阅这本书，读这些童话的时候，就会觉得心里暖暖的，受到了感染。我相信，每一个读者在阅读这些童话的时候，都会跟我一样，心里暖暖的，受到感染。但是，许多读者恐怕并不知道，这些暖暖的童话，却源自严寒和苦难。

## 一生只做一件事

刘保法

林颂英自幼因病致终身残疾。他的童年是在病痛和苦难中度过的。他深切体会到，这样的童年有多么艰难！因此，他渴望，普天下的孩子都能拥有一个幸福美丽的童年。于是，他选择了写童话。他在童话里呼唤阳光，渴望爱心涌动……他是在用生命写童话。正如他所说：“童话是美丽的，写童话的人同样享受着这份美丽。”“当孩子们认真阅读童话故事时，脸上堆满微笑，心里充满阳光，洋溢着爱心。这时，写童话的人同样享受着这份快乐。”“这份美丽和快乐，支撑着我的一生……”林颂英就这么用生命写童话，一直写到生命最后一刻。他写童话写了一辈子，这一辈子，他就做了这一件事！

我一直以为，好的童话作品，语言应该是浅的，而它的含义却应该是深的。林颂英的童话就是这样的，他那些有趣的故事背后，总有一个美丽的寓意。

很长时间，我一直想不明白：为什么有些儿童文学作者，口头上讲着“童心童真童趣”，而其作品缺少的恰恰就是“童心童真童趣”？为什么残疾的林颂英，几乎足不出户，没有孩子，也很少到孩子中去，写出来的童话却能“童心满满，天然成趣”？现在我终于想明白了，原来林颂英的内心，一直住着一个孩子；住着一个要随时赐予他爱的孩子。他不张扬，却小心翼翼地磨炼一种穿透孩子的天真、“大道至简”的功力；他不虚浮，默默地脚踏实地地寻找童话最纯真质朴的本源，不矫饰，不用哲学语言去框正；他不故作，总是恰如其分地去激活自己内心的那个孩子……我一直希望，童话作家应该是一个“可大可小的人”，也就是说：思考构思时是大人，运笔书写时则应该变成小孩。林颂英做到了。他内心那个孩子，一忽儿聪明善良、顽皮可爱，为他创造了写不完的素材；一忽儿又幽默机智、智慧通透，用有趣的故事情节打动人心……林颂英就是一个可大可小的童话作家。

我们可以在这一生做许多事，但是做成功一件事，也很了不起。林颂英这一生，真的是只做了这一件事——写童话，而且只写几百字的低幼童话。小说散文他不写，几千字的童话他不写，几万字的童话他更不写，他只写几百字的低幼童话。也正因为他如此执着地做着这样一件事，只写几百字的低幼童话，一路写来，最后终于写进了国家语文统编教材——

他的《小壁虎借尾巴》，入选小学一年级下册语文统编教材；《开满鲜花的小路》，入选小学二年级下册语文统编教材。一生只做一件事，认认真真，一丝不苟，抱着敬畏之心，做好一件事，真的很好！

有那么多的人都想要票，我怕您为难。

玲玲是个还未婚的女孩。她家在福建闽西的山村，大学毕业，她应聘到一家医疗机构。在病房里，她不怎么与别人多聊天。我虽然没怎么与她过话，但她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质朴。我问玲玲就一个人来的吗？玲玲点了点头。我说，马上就开演了，你跟我进来吧。

我和玲玲刚坐下，戏就开演了。演出中，玲玲就像她平常那样，你不问她什么，她绝不多说一句。

就这样，在戏演出结束后，我和导演、出品人等谢幕后，我对玲玲说，你帮我照几张照片吧。玲玲嗯了一声，就在原地摆弄起手机来。谢幕后，本来就该散场各自回家了。可是，几个领导来了兴致，非要和我们编创人员一起讨论剧情。无奈，我只得示意玲玲她可以先回去了。

转过天来我到医院治疗，我和玲玲加了微信。我问她对话剧印象如何？玲玲说，不好意思跟您说，戏这么大我是第一次看话剧。以前在农村只看过县剧团的一些小戏，后来到城里上学，也没有机会看话剧。过去只听说过北京人艺演过《茶馆》《龙须沟》。我说，我从小也在农村长大，我第一次看话剧也是到城里工作后。不像我女儿，五六岁就开始看话剧了。玲玲告诉我，她这几天还想再看一场，如果有可能，她要叫上在北京打工的表妹。我逗她，你有几个表妹呀，都叫来吧。玲玲很兴奋地给我发了个表情。

## 靛蓝色口罩

唐池子

我看见口袋里的作品，那些尚未展开的布艺，像一树绕不过的花朵，无声吸引住了我。口袋的主人，向我展示口袋里的作品。真是抱歉，我甚至来不及仔细观察这位叫刘佩玉的民间艺术家的面容，眼睛就被这些精美的作品全部夺走！

触到布艺。眼睛。靛蓝色的布艺。涌起心的深底如烟乡愁。书签。美人的旗袍。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的注解？但这布艺的美人旗袍书签，虽然体态一样婀娜，布艺和针脚的运用，却平添了生活的朴实感，有一份无限亲近、踏实起来的

老大爷太任性，招呼不打就肆无忌惮地热起来了。你看，才过四月，这气温就一个劲地往上蹿，直逼35℃而去，差点就要发高温红色预警了。我的反应倒有点滞后——每年用来储藏赤豆棒冰的冰箱冷冻室还没有清理出来呢。

这是我多少年来的一习惯，只要一到天热，总会在第一时间把冰箱的冷冻室清理一空。我要腾出足够的空间用来存放赤豆棒冰。

说到吃冷饮，我只认赤豆棒冰，似乎对它有一种执着的偏爱。这个偏爱已持续了整整一个甲子……

每当盛夏来临之时，我就要把冰箱的冷冻室清空，然后一支支地塞进赤豆棒冰，满满当当，不留一点空隙。每每做完这些，我也不会马上关上冰箱门，而总是要在边上饶有兴致地“欣赏”一番。实话实说吧，我就是喜欢它。拿在手里，横看竖看，体会到的就是它的亲切、温馨；含在嘴里，细细品味，感觉到的就是它的香甜、柔糯。是的，赤豆棒冰之所以让我喜欢，是因为它既不像盐水棒冰那样寡淡而清冽，也不像奶油雪糕这般浓稠而甜



茉莉花，插在美人头。（中国画）老树

结束跟玲玲的微信，我的内心不都是喜悦，更多的是惆怅。在我的这部话剧演出前的半个月，我曾经给我的小学群发布过演出的预告消息，希望他们能走进京城的大剧院。可是直到演出前，也没有一个同学跟我联系。我知道，打我从从小生长生活的东郊农场，到剧场虽然开车只需要四十分钟，可这四十分钟却仍然是城乡差别难以逾越的一道坎。尽管我的同学、发小大都是拆迁户，他们兜里有的是钱，他们宁可花几十万买一套组合家具，卖一套房买上奔驰汽车，甚至换两三个媳妇，无论如何也不愿或者是不想走进城里的大剧院的，即使是我写的戏，题材是写我的家乡的。

春节过后，我的戏因为疫情暂停演出。原想，等春天过后，北京的春天毕竟是短暂的，一切都书归正传。可是，为了疫情不

再出现，从中央到地方依然高度警惕，严防死守，任何文艺演出所在相当长的时间仍然不能演出。而我在医院结识的实习大夫玲玲，五一过后就该回福建了。

分手那天，是春天的黄昏。那一刻，她不再是穿着防护服的医生，我也不是躺在病床上接受治疗的患者。我们就像一对兄妹，彼此相望，我们什么都想说，又什么都说不出。我说，下次来北京，我请你看我新写的话剧。玲玲说，下次，也不知道下次是什么时候。说到这里，玲玲哽咽了。我拍了拍她的肩，说，只要有信心，一切皆有可能。让我们在心里永远互相祝福吧。

玲玲走了。她是在春天的黄昏走的。我要谢谢她，她不仅看了我的戏，还期待着看我的下一部戏。其实，一部戏就是一次人生，就是一次希望啊！

## 那个小秋收的下午

殷健灵

最让我惊叹的，是三只制作精致的布艺口罩。看我惊叹的神情，制作人微笑着解释，“我只戴我自己做的口罩。”她说的这句话，这句话里包含的内涵和语气，让我终于舍得抬头去看她。真的，她脸上戴着的也是一只靛蓝色的口罩，在那独特的靛蓝色的口罩后，她的眼睛像蓝空中的星，在含笑向我闪烁。因为震惊，我瞬间记下了这张昂起来自信微笑的脸。

我掂量着出自这位心灵手巧的女性之手的靛蓝色口罩，它既轻盈又厚重，既执拗又朴实，既美且真。它在我眼里如此独一无二，凝聚着朴实的智慧和坚守。

## 融化的赤豆棒冰

徐亚斌

四周就像在冒烟。那一天午后，母亲又要出工去了。临走前，她搬了两条长凳，拆下一扇门板，在屋后的丝瓜棚底下给我搭了个铺，叮嘱我好好睡一觉。

我答应了，也装模作样地躺上了门板，闭上了眼睛。但母亲前脚刚走，我后脚就溜了出去。能不出去吗？那不要让胖墩他们几个给撕了？大家都没有失约，按时来到村西头的那棵老槐树下集合。也不需要作什么安排，每天都是像编好程序一样的，先去抓抓了，后来实在被“烤”得受不了了，大家就“扑

苏东坡对自身的才华不加掩饰，而且忍不住会有一些自我肯定甚至陶醉。苏东坡的豪情、浪漫、高阔、纵才，让人联想到唐代诗人李白。李白是那般的狂言无忌，但他也会经常忘掉自己的才华，而一个人恰恰在这种时刻才拥有强大的创造力。比起李白，苏东坡好像很少忘掉自己的才华，他对生命中的这种优势颇为得意，这使他多了几分恃才游戏和自得，常常玩性大发。

平心而论，苏东坡主观上对自我才华的鉴定是准确的，没有多少虚妄和夸大，但同时他对这一切也是自傲的，这时的苏东坡也就显得稍稍无力，气浮于上。如果不是一个过于自信的人，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随意泼洒和笔墨游戏。妙笔生花的细微处，在于一支笔的自我行笔，笔端凸显的不再是出自胸臆，而是来自莫名的惯性，好像一支笔在无比娴熟之后能够自我繁衍，妙处横生。这种游戏的兴奋笼罩着他，如堕雾中，真性也就遁到远处。这种时刻对文章来说并非是最好的。

苏东坡留下的随意文字稍有些多了。如果说它是一片海洋，一路冲刷而下的泥沙也太多了。所谓的泥沙俱下是一条巨河的特征，那么当它们流到入海口时，一定会有过量的堆积。海洋阔大、深不见底、迷茫无限，泥沙会沉淀其中。沉淀需要巨量的水和较长的时间，二者者兼备时，我们才能够轻松地欣赏这片浩瀚的海洋。一切都留待后来，等待生命发生转折，这转折是不可逆转的。

这就迎来了他一生中的关键节点，即“乌台诗案”。这一场文字狱、一场旷世冤案之后，这位天才人物的心灵发生了剧烈的变化。从此“落尽骄气浮”（《子由自南都来陈三日而别》），他能够双目下沉，更多也更切近地盯视面前这条坎坷泥泞的道路，深深体味生命的前限和脆弱。尽管还会时时地显露本性难移的一面，所谓的“满招损”，常常成为苏东坡真实的写照，但在他人生的低潮期，比如身处真正的弱势时，就会暂时忘记自己的才华。这时候的苏东坡创造力是那么宏大，以至于令人惊讶。他的觉悟力超群，自愈力也极强，这个时候的诗人显得更加可爱，也是多人格魅力。有一股自内而外的力量喷涌而出，将他推向更高和更远。

一个人无论拥有怎样的广博和智慧，都是不全面和不全面的，每个人都是天生如此的，只有充分地感受自己的软弱和残缺的时候，才能回到最清醒最理性的状态，这个时候才是最有力量的。我们可以回想“乌台诗案”以后，苏东坡被贬黄州，那阳的诗人是多么沮丧、谨慎和小心。他为度过今后日月不得不做多方设想，开荒种稻，浚井引水，效仿和实践陶渊明，用日常劳作排遣寂寞。在这些日子里他交予了许多普通百姓，与之携酒出游，“野炊花间”，向他们学习筑屋、放牧、种桑、刈草；他看着绿莹莹的禾苗长出了沉甸甸的穗子，欣悦空前；自酿深酒，春瓮生香，诗人开始泛起生活的希望。他与奇人异士江畔漫步，月夜泛舟，一起观巨涌，游赤壁，赏月听箫，写出了一生最为深沉蕴藉、感人肺腑的文字。这个时段他的爆发力之强、魅力之大，令人惊羨。

这个时候，一个生命回到了孤寂和软弱无助的境地，一种过去不曾有过的悟想力和创造力缓缓堆积，最后一发而不可收。这一段日子也许是苏东坡对自己的心智产生怀疑的时刻。一位杰出的人物如此，其他人大概也是如此，需要认识自己的不完整和完美，需要忘记自己的才华。

## 那个小秋收的下午

殷健灵

那个小秋收的下午，我第一次觉知到人在大自然中的感受，请看明日专栏。

通扑通”地跳进前边的小河里嬉水防暑，再后来又玩起了“老鹰抓小鸡”的游戏。就在我们几个小孩玩得昏天黑地之时，母亲却想着我这个“乖巧听话”的老儿子。趁着田头休息的机会，在田头的冷饮小贩处花四分钱买了一支赤豆棒冰，用随身带着的她自己织的那块土布毛巾包裹好，急急地送回家。家里自然是找不到我的，母亲又找了几个我可能去的地方。当母亲终于在村南头的小河里找到我的时候，只见她浑身的衣衫已经湿透，满脸通红，土布毛巾里包裹的赤豆棒冰已经融化，那绛紫色的液体正顺着毛巾的边沿一滴、一滴地往下滴，稠稠的、浓浓的。

从此，这个堪称油画般经典的画面，就一直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，同时给我留下的，便是对赤豆棒冰的那份偏爱……

## 十日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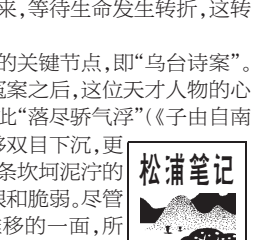
童年之味

责编：殷健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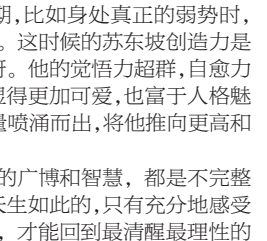
## 不曾忘记才华

张炜

读解苏东坡



松浦笔记



夜光杯